



警官教育出版社



5

走私 · 贩私与缉私

F745

307105

警世丛书之五

走私·贩私与缉私

本社编

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1·北京



B 777190

警世丛书之五
走私·贩私与缉私
本社编

*

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西绒线胡同贤孝里14号
邮政编码 100031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77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ISBN7-81027-042-7/D·36 定价：3.25元

内 容 提 要

当改革大潮将商品意识带入我国社会时,有些人的思想在金钱的冲击下发生了突变,一股疯狂的走私黑潮也随之泛起。本书介绍了走私分子们如何走私香烟、汽车、录像机、军火……有些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资本,他们置国法于不顾,一笔笔可耻的交易在金钱下达成。更为严重的是国外毒品的非法流入,吸毒、贩毒日益成为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毒品昂贵的价格、巨大的利润驱使贩毒分子们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本书选编的《中国缉毒大行动》,描写了执法人员对走私、贩毒分子的沉重打击。还有一文披露了美国不可一世的毒品大王落得终身监禁的下场。此外,愤怒的哥伦比亚军警一举击毙了世界第二号毒梟加查和他的儿子弗雷多……搏杀激烈的情节引人入胜。广大读者将在书中看出走私与反走私斗争的严重性。

目 录

走私黑潮的涌起·····	(1)
神秘的“海峡通道”·····	(9)
伸向中国瑰宝的黑手·····	(22)
触目惊心的贩金走私·····	(37)
“金三角”的罪恶·····	(45)
国际导游女闯“关”·····	(52)
三名海关关员的堕落·····	(58)
国门蛀虫·····	(66)
中国缉毒大行动·····	(79)
灭枭之战·····	(131)
千里缉“鼠”记·····	(150)
毒品大王的命运·····	(156)
追踪，在贩毒的黑道上·····	(180)
毒贩难逃法网·····	(190)

走私黑潮的涌起

犹如一颗五彩明珠，葱笼叠翠的珠海市镶嵌在物产丰腴的珠江三角洲上，东望香港，南接澳门，曲折的海岸线连接着波涛汹涌的南海。

改革开放之风卷起阵阵南海潮，就在这林则徐时代亦因走私鸦片而闻名的海南，就在这光绪年间设关、至今已有百年关史的国门要塞，共和国的海关战士在与走私分子斗智斗勇，保卫国家经济秩序，而威震海南。

无字烟寻源

1989年夏，北京街头的个体烟摊前：

“希尔顿多少钱一盒？”

“5块，不带字。”

——大凡烟民自会理解这“不带字”的含义：外烟的包装纸上有“中国烟草总公司”字样，为国家烟草专卖的标记，而无此“字”者则是走私货。

一段时间内，“不带字”被认为是正宗的原装货，“不带字”竟成了烟贩子招徕买主的推销词。

一个时期以来，绵延四千多公里的京广铁路便承载起无以数计的“倒爷”们的发财梦。“不是吹的，这几年我在京广线上跑的路，足可以绕地球一圈半了。”一位做香烟生意的“倒爷”在广州开往北京的16次列车上侃侃而谈，从广州“接烟”，花钱雇人扛包送上火车免交了“超重费”，到站后有人接货，批发出手，他谙熟这条“线路”上的每一个环节。“这几年不这么倒腾着，我哪穿得起这个——”他伸手指了指脚上400多元一双的“阿迪达斯”，“不过，现在北京站查得太紧，我

这趟‘改道’送石家庄了。”

为了对付这“查得太紧”，有人在火车未到北京站之前行至崇文区路段时，便将烟包裹从火车上往下甩，自然，那时间、地点事先都与接货人商定好，这叫“干什么琢磨什么”。

不过，也有撞到枪口上的。那次，在北京火车站公安段的小院里，一位壮硕的东北汉子蹲在他那堆烟包裹前掩面而泣：“我好歹从家里凑了4万，又跟别人借了3万多，这一趟全赔了！”

“但问题出在源头。”不止一位铁路警察这样说。

若溯源而上，经广州至沿海诸县，我们的焦距可对准那浩瀚的海洋。

据有关专家介绍，近年美国的烟商依靠其先进的生产力，科学种植烟草，工厂遍布世界各地，菲律宾、泰国都设有分厂。他们充分利用海洋这个蓝色的又相对自由的国际通道，将烟草原料运至海上加工船，这种大型加工船实质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工厂，在公海上流水作业，产品可随时向往来的船只批发，并有吊机自行装卸货物。即使如此，生产一条“希尔顿”的成本尚不到20港币，然后再以20—30港币一条的价码批发给海上船只。烟商这样做，可以免去船只停靠香港报关、上印花税、交纳管理费等一系列手续，还节省了时间。

所以，在香港，“希尔顿”、“良友”一档均为“蓝领”阶层诸如码头工人的手中物。

而在北京，一条“希尔顿”的价格一般在50—55元，东三省则在60—65元之间。

尽管如此，人们已被名牌吊起了胃口，况且中国大陆烟民之众，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

于是，专家们说，只要有差价就有走私。

除此，电器差价、黄金差价、外币差价……

金钱诱惑着人们的欲望。东北、西北、华北、西南的“倒爷”们如过江之鲫奔向广东和东南沿海。

于是，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滋养的当代中国人，不论是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都以非凡的聪明与创造力，在这由差价产生的走私

——反走私两个环节上，相互较量、激烈抗争、各显神通。

关口众生相

一道铁丝网划开了两个世界。

从拱北海关那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通道向前走去，10分钟便可到达澳门市区。即使站在铁丝网这边，亦可看到澳门铁路上火车的疾驰，听到警车的嘶嘶，正可谓鸡犬相闻。

每天，都有一条红男绿女的彩色河流在海关通道上缓缓流动。

澳门的家庭主妇要到关这边购买猪肉、蔬菜和食品，这边的瘦嫩猪肉才6元钱1斤，澳门要30—40元，青菜还10多元1斤。于是，这拱门农贸市场竟有“澳门人的菜篮子”之称。澳门的闲散男人常常趿着拖鞋过关来吃早茶、理发、找熟人“吹牛”（聊大天），当然也不乏穿着4、5条牛仔裤进关后脱到大排档，仅穿一条大裤衩子返回者。

为简化手续同时也为方便进出，海关采用了“行为通道”——凡携带人民币5000元以上（外币照此折算），黄金50克以上者走红色通道，申报“打税”，其余是绿色通道。

于是，就在这红与绿的抉择上，没有患色盲的人们却常常发生行为的颠倒。站在这海关的通道以上，亦可看到一幕幕的人间的悲喜剧。

她款款走来，一只宽宽的发卡夹住浓黑的披肩发，清秀的面庞上一对酒窝若隐若现。学生般纯真气质的吴小姐申报回福建石狮老家探亲，是她那过于简单的行李令人生疑？还是她举止中某种难以言传的意味使人觉得不对头？她被请到调研室——调查了解旅客出入情况的房间，只一会儿，她腋下、内裤上贴藏的12条黄金手链、23条项链、135只戒指、20只金坠和30对金耳环，共1305克黄金饰物便被摆到了桌面上。吴小姐清秀的面颊神经质地扭曲着：“这是昨天在澳门金铺以每钱385港元买的，共用去108000元，准备带回石狮出售、兑换……”自然，这沾满吴小姐泪水的金灿灿的饰物去了比她的老家更显赫的地方，那便是共和国的金库。

这位中年男子是位常来常往的水客，左手提一袋收拾好的海鱼，右手提一瓶辣椒酱。他将东西放到台面上，海关人员拿起袋装鱼——没问题；又拿起辣酱——就在他上下打量辣酱的一瞬间，那中年男子的目光正追随着辣酱瓶上下移动。这极细微的变化已被海关人员的余光收住：“这辣酱可以看看吗？”“唔……可以。”打开塑料盖，晃动——没问题，用盖子拨一下——一个塑料纸卷显露出来，千元面值的港币50张，叠得实实在在地胶贴在一起。把戏被揭穿，中年男子满面羞色：“赌输了，这5万是欠人家的……”

随便问一句携带了多少钱，一位衣衫普通、表情有些木讷的妇女顿时语无伦次乱了方寸，一查——她脚穿的旅游鞋里竟藏匿港币135000元。

木瓜里藏匿着珍珠，荷兰豆里镶挟着玉器，猪肉镶着金丝，糊满泥巴的田螺却长着港币“肉”……

这听来神乎其神的故事却一日复一日地在海关通道上真实地发生着。令人惊异的是电影里特工人员传递情报用的手段，竟如此普及地被聪明的中国人聪明地运用着。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审视和评价个体的中国人所具有的智慧 and 创造力，同时也看到这种聪慧受制于卑鄙的目的时，又怎样难逃失败的厄运。

就在这通道口，我们结识了身穿挺括的海关制服的阎卫东，这个被当地人称作“靓仔”（漂亮的小伙子）的缉私标兵，他曾以缉私6年查获947宗走私案、案值人民币151万余元的突出成绩在国庆40周年时进京观礼。

“茫茫人海，怎能一眼就看出走私分子的破绽来呢”？我们发问。

小阎说：“熟能生巧，时间长了便有了一种职业性的灵感，能从蛛丝马迹中得到一种感应。”他举了几个例子。

藏匿了走私货，一般人内心都有紧张心理，在神情举止中就有不正常的表现。如一次小阎发现一澳门男旅客走路坐下的姿势不太自然，有些别扭，便带到调研室请他谈话，这时发现对方按着椅扶手一点点坐下，便怀疑他人体藏私。经交谈政策攻心，对方承认走私，从肛门里取出港币10万元。

铜墙铁壁金钱铺路，这是走私分子为过境闯关采取的又一招数。一次，小阎将一香港旅客带进调研室，对方突然将一条金链放到小阎口袋里。经验告诉他，此人葫芦里还有药，他严词拒绝后继续查问，果然发现那人绑在大腿上的 145 克海洛因。

唇边的一丝窃喜，眼中热切的一瞥……海关战士道高一丈魔高一尺般地同走私分子斗智斗勇，打击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怎样与正义的事业结缘，便用得上那句老话：正必压邪。

假若说这海关通道象一个舞台，那么，形形色色的表演者便来到舞台前“亮相”，海关缉私人员恰如那舞台监督，在举手抬足之间，便知哪位演员“演砸”了。

这海关又如一道屏障，那些图谋撞击国门的人在这里得到了终生难以忘怀的教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置身在这南大门前，会使人有那样的感慨：身后是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和 11 亿双注视的眼睛。

缉私在海上

这是一条海上通道。

相距 36 海里，珠海市与香港隔海相望，若以最靠近的海岛计算，只有 3 海里的间距。拱北海关所辖的担杆岛，外伶仃岛、正扼香港一出水口，是南去马尼拉东去台湾的必经之地。

最初的海上走私，是顺手牵羊小打小闹式的，渔民们将打捞的海鲜，贩运来的水果卖到香港，返回时塑料袋里装的是亮闪闪的电子表。那时 20、30 元一只的塑料机芯手表曾怎样欣喜了内地那些腕上空空的平民百姓。

随后，内地农民手中的银元，历经劫难而幸存的古董，陕西、河南墓穴中挖出的文物，又沿着这条通道落入港商之手，渔民船舱里泊回的是现代化的产物：彩电、收录机、防风打火机。

走私黑潮，蜂涌而起。

海关缉私人员说：“那时，走私的船真多，一个晚上抓过八条船，

赶鸭子似地押回来。”

在贫穷线上苦熬苦捱的人们，从不逊于土改分田地时对富足生活的渴求与热望，志向于走私脱贫。在历史遗留的人多地贫的潮汕平原，有的乡镇仍以原渔业生产队为单位，有组织地集体性地走私，“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

港澳走私集团的渗透和参与，内外勾结所形成的破坏势力使走私的事态愈加严峻和复杂，手段也更加现代化、智能化。平面直角遥控彩电，松下、东芝的原装录相机，日本及香港人换季淘汰的旧服装，直至近期猛增的旧汽车走私案——香港的“的士”光天化日之下船载入境来……

“枪毙了老子也没有！老子不做那种生意！”这是一只刚刚从香港驶出的渔船，船老大愤怒地对待海查人员的盘问。船舱里除几张报纸、少许食品外，便只有尖舱、舵舱里的几袋泥沙和石头——可缉私人员根据这两点硬认定船上有“货”，追问“窠口”在哪里，引出船老大一顿“哇哩哇喇”。

“没有？那好，船带走，上排！”为首的那个皮肤黑黑的缉查人一句果断的话语使船老大的威风顿时烟消，他垂头丧气地讨饶，说出了“窠口”的位置：特制的双层船底藏匿着 100 多箱外烟……

海关 713 艇截查一艘从香港驶出的流动渔船，缉私人员用手指东敲西弹，很快从水柜两旁的暗窠内查出 32 台录相机。船老大见状非但没急，反而对缉私干部小林说：“货你们拿去算了，大佬（弟兄）自己分分。”船长的话令人生疑，肯定还有鬼，可东敲敲西敲敲，就是找不到“窠口”。缉私人员向船老大反复宣传政策，要他交待剩下的问题，船老大掉汗了，不得不供认：冰柜和水柜之间还藏有 32 台彩电，一个“窠口”在杂物仓床铺下被垃圾、机油覆盖着，另一“窠口”被堆积的碎冰块伪装着。

近一时期，走私分子内外勾结，利用高速摩托快艇从事海上走私，已成为走私集团逃避缉查的一张王牌。这种飞艇 10 多米长，2 米多宽，马力在 825—1200 匹之间，时速 90—140 海里，驾驶机前有防弹玻璃保护，艇尾机由不锈钢板围住，驾驶人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拿

大哥大——无线移动式电话，并有雷达观测、定位，在海面上急驰如飞马腾空。飞艇可载香烟或彩电近百台，更重要的是可作走私集团用的“探头船”，前面发现缉私艇，立即通知后面“有鲨鱼”，可谓有恃无恐。有的飞艇还于光天化日之下到缉私艇前挑衅般地呼啸而过，把缉私队员恨得牙根痛。

为了打击飞艇的气焰，撒一张围剿“天马”的法网，缉私干部们研究制订出“堵截”方案；当飞艇如期而至时，众射手枪弹齐发，冥冥之中终于有一颗子弹击中了艇尾机的油管……

从此，海关亦有了飞艇，飞艇追飞艇，很快第二只飞艇又泊在湾仔基地。

冠军号触礁

他叫肥仔。

名如其人，在南粤人中，他是不多见的高高大又白白胖胖的那一类。不过这位持有英国护照香港出生的年轻人，言谈举止中还是少了一些教养和文化气质。也是，中学一年半便辍学，靠打散工度日，直到遇到了李老板，做起他走私香港的联络人，肥仔的腰袋里才开始有了几个钱。一件黑色T恤衫，一条加肥牛仔裤，头脸还算整齐。

那晚，李老板请他吃饭，两人边吃边谈当晚的行动。酒足饭饱后，拦了部“的士”，上了九龙码头。

几人寒暄后，撑一只舢板，向泊在港湾的“冠军”号划去。

这冠军号是艘载重465吨的铁质商船，此时船上已有12名船员，均为印尼、缅甸籍，旗杆上没有任何籍属标志。

人高马大的李老板将肥仔叫到一边，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任务，叮嘱注意事项后，离开了船。

凌晨3点45分，冠军号启程离开了灯火如夜明珠般闪烁的维多利亚港。

早7点10分，冠军号行至担杆头水面时，被两艘海关炮艇拦截检查。

喊话——停船；鸣枪——警告。冠军号依然前行。炮艇靠上去，强行登船。

此时，肥仔已按事先约定，用船上的火箭发出求救信号，“无线电”传来李老板气急败坏的声音：“中国海关，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尽管说！”

没人理睬他。

冠军号因装载外国香烟 220998 条，总共价值人民币 12,427,420 元，无合法证明，被拱北海关缉艇查获。

原想事成后领取 10000 元港币酬金的肥仔及一行人，被珠海市公安局宣布为“监视居住”，不得离开冠军号一步。

本来想进入这个房间，懵懂之中却被命运送入另一个房间，生活常开这样的玩笑。

冠军号触礁了，4420 箱香烟全部没收。

鉴于案发后有关人员能坦白交待问题，态度较好，被从轻处理，1989 年 4 月 3 日，冠军号及船员被中国海关放行。

此时的冠军号全然没有了冠军的风度，它在中国的海域写下一项悲惨的失败记录。

但谁知在它身后，是否还会有“亚军”、“季军”号接踵而来呢？中国大陆是块宝地，境外走私集团不会善罢甘休的。

正因此，共和国的海关战士肩扛钥匙与手杖交叉的关徽，置身国门关隘前，任重而道远。

（李俊兰）

神秘的“海峡通道”

案情，从信息反馈中展露

这是发生在 1989 年的一起特大案件。

拉开案件帷幕的是这样一条信息：近日有台湾黑社会成员从海上潜入我大陆走私枪支、子弹。

走私武器！确属建国以来所罕见，而且犯罪分子是台湾的黑社会成员。福建省公安厅领导对此十分重视，立即部署侦查。

8 月的厦门，一派特区的繁荣景象。海面上，停泊着世界各地的远洋货轮。来自台湾的渔轮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比以往更多了。辽阔的海岸线，既为两岸人民提供了友好往来的条件，也给台湾黑社会的渗透以可乘之机。

面对上级公安机关的急电，厦门市公安局局长一声令下：“全线侦查，一查到底！”当即派出精悍力量分头出击。

侦察员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不几天时间，信息便纷纷反馈到局长指挥中心：

“陈毓宏，男，27 岁，台湾中正旅行社业务经理。1981 年在台湾因酗酒打伤警察被判有期徒刑 7 年，假释后偷渡大陆从事海上走私，近来活动诡秘，有走私枪弹嫌疑。”

9 月 18 日上午 11 时，陈毓宏揣在腰带上的 BP 机传出蜂鸣的呼叫，按照晶液显示出的传呼电话号码，在一个公用电话亭里，他与一位神秘人物通了话，二人约好一小时后在悦华酒家咖啡厅见面。

正午，烈日当空，热浪扑鼻。12 时整，一辆红色皇冠“的士”悄然而至。一位蓄长发、戴墨镜的青年男子下了车，警觉地向四下张望着。坐在咖啡厅里的陈毓宏见状忙起身迎了出来。

“货到了，快去叫部车。”他用下颏示意了一下身旁没熄灭的“的士”后车盖。陈毓宏会意地点点头，招手拦了部计程车。这当儿，来人迅速地打开后车盖，从里面搬出一个大塑料包放在地上，然后上车驶去。

陈毓宏费了好大的劲才将那包东西挪到车里。司机要帮忙被他拒绝了。

“什么东西那么重？”司机随便问问，陈毓宏敷衍地回答，“噢，没什么。”他本来想叫司机把车开到他住的鹭江宾馆，狡黠的他这会儿又多了个心眼：“叫车开到与“鹭江”相邻的东海大厦。一直望着司机把车开出了视线，陈毓宏这才定下心来，把东西带到鹭江宾馆。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切都在我公安人员的视线之中。

汗流浹背的陈毓宏，进了325房间，顾不得抹把汗，迫不及待地扯开塑料包装，一百套泛着幽幽蓝光的“七七”手枪配件和1750发金光闪闪的子弹顿时映入眼帘。他兴奋得两眼发光。这是他以每支430美元从来人手中买下的，赶明儿通过“海峡通道”运往台湾，转手便是12万元台币（折合4500美元）！今天花4.3万美元，明天就是43万元，整整是十倍！这些年生意不景气，又因酗酒打伤警察坐了几牢，这次加入台湾黑社会组织，豁出命来大陆搞枪支走私。眼看美梦将实现，好不得意。而他毕竟也是只狐狸，瞬即从梦境回到现实。为防不测，他熟练地抓起配件迅速组装了两支，弹匣装满子弹并上了膛。做好了这一切，他才松了口气，点上一支烟，躺在床上继续美美地做他的美元梦……

“砰！砰！”有人敲门。谁？他一激灵跳了起来。这会儿正是午休，服务员绝不可能来打扰，而且他又没约朋友来。他预感到坏事了，欲伸手抓枪，门被踹开了。慌乱中他跳窗而逃，正好落入我守候的围捕网中。折断腿的陈毓宏绝望地闭上眼睛瘫了下来。

初战告捷，鼓舞了参加侦破的指战员们，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追捕神秘的接头人；一路连夜审讯，追查枪弹来源。

审讯室里，腿缠绷带的陈毓宏龟缩成一团，翻动着死鱼般的眼珠子连声求饶：“警官先生，求你们从宽放了我，我这是第一次干，真的，

第一次，就一次。”

“老实交代，这些枪弹是从哪里来的？还有哪些同伙？”我审讯人员鹰隼般的眼光直射对方心脏。别看陈毓宏此时一副猥琐相，连说句话都打颤。几小时前，若不是我们行动迅速，那上膛的两支手枪无疑将酿成一场血案。

“干这行奉行的是单线联系，我只知道和我接头的叫阿福，和我一样在台湾是个有前科的人。至于他与谁联系？从哪得到的枪弹？我确实不知道。”陈毓宏一再为自己开脱罪责耍花招，“警官先生，请相信我，我只是想贩几支枪弹赚点钱，绝没有其它目的。当然，干这买卖的错的，我不该被钱迷住心窍，你们看该罚多少？我认罚，认罚！”

“认罚！说得倒轻巧。以罚代刑，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审讯人员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不许耍滑头，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能得到从宽处理。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前，陈毓宏顽抗不过，只得挤牙膏式的陆陆续续交代了他与同伙走私枪弹的一些罪行。

从缴获的枪支零件标志证实，这些枪支是生产厂的淘汰次品配件。这就是说，我公安人员面对的不仅仅是台湾的不法分子，而且还牵涉到大陆内部单位的一些人。

侦破，从接头人身上展开

厦门市公安局专案指挥部。

这边，值班人员刚录下鹭江宾馆初战告捷的喜讯，话筒里又传来了我公安人员在东海大厦 802 房间擒获接头人的好消息。

“干得漂亮！”负责此案的欧副局长脸上绽开舒心的笑意，但他那绷紧的神经并没有由此松弛下来，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

“把审讯接头人作为突破口，迅速查出枪源，拿下全案！”侦破会上，欧副局长斩钉截铁地说。

比起陈毓宏，接头人叶传福要老到多了。他原名许光松，29岁，是台湾警方通缉的杀人犯。在这之前他还因走私坐过十个月的牢房。1988

年偷渡厦门，化名叶传福，专干黑道买卖，生活极其糜烂。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一个字：钱！在台湾，为了钱，他走私，他杀人；来到大陆，他以做海产生意为掩护，充当枪弹走私的经纪人。

和陈毓宏交接了那批货后，他回到了东海大厦 802 包房。屋里，还聚集着偷渡来大陆做非法生意的徐澎豫等台湾人。陈毓宏落网后的一个多小时，这些人也被我公安人员擒获。

叶传福做梦也没想到陈毓宏那边已东窗事发。他以为公安人员是查他们非法入境的事，了不起关几天送回去，所以也就没当一回事。

当公安人员出示了那塑料包里的枪弹后，叶传福傻眼了。但随即装出一副冤屈状，佯称自己是受人之托，并不知道包里装的是枪弹。

审讯人员揭穿了他的谎言后，叶传福又变换了花招：“我坦白，是卖主让我交给买主的，并付给了我一笔丰厚的报酬。于是，我干了，但我并不知道做中间传递人是犯法的。”

“中间传递人？别玩弄文字游戏了！”我审讯人员厉声喝道：“老实交代，卖主是谁？”

叶传福见抵赖不过，只得供了出来：“是一个 40 岁左右的台湾人，大家都叫他信仔。”

“你们在何时何地交接这批货？”

叶传福低下头交代道：

今天中午 11 点，信仔通过传呼电话与叶传福约好在一家咖啡店见面。见面后，信仔交给叶传福一张草图，上面画着一个水库，在水库边画了一根又粗又长的水泥管，标注的地点是：集美杏林湾水库。

“货就放在水泥管内”，信仔指着草图对叶传福说：“你马上去取出交给买主，两小时后给我回个话。”

叶传福当即雇了一部“的士”前往集美杏林湾水库。那是一个僻静的地方。正午时分，四周不见人影，他让司机将车尾部对准水泥管口，然后自己钻进去，管道里面漆黑一团，借手电筒光亮，他将货分成二包捆扎好，然后塞进“的士”后车盖里。司机觉得蹊跷，正欲问他什么东西藏得如此秘密？但见对方付出高额酬金，也就知趣地打住口。